

◎ 靠天吃饭不如靠人吃饭

◎ 靠人吃饭不如靠己吃饭

解體工資

肖仁福著

新华出版社



禮
資

肖仁福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裸体工资 / 肖仁福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3

(肖仁福作品集)

ISBN 978-7-5011-7914-5

I. 裸… II. 肖…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8893 号

裸体工资

作 者: 肖仁福

责任编辑: 许 新

特约编辑: 张 奇

装帧设计: 大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7914-5

定 价: 26.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16)3531388

裸體工資

>> 目 录

自序 工资为什么裸体/001

官帽/005

裸体工资/057

一票否决/105

进步/157

秋意/209

钥匙/245

箫声曼/281

贝子公司茶/291

老材/301

古马镇/315

国人的“官念”之重，那是世所公认的。涉及到这个官字，自古说法不少。《尚书》说官“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还有点民本思想。《说文》说“官，吏事君也。”那是将官员看成帝王的工具。旧时读书人一心想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是这个意思。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儒生梦里都想着做官的呓语。

时至今日，关于官的说法更多。词典上的正规说法是公职人员，老百姓说是公家人，而官方说是公务员或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其实还是胸无城府的小学生一语破的，官就是管人的，管事的，管钱的。有道是不怕官，就怕管，当了官，不管点什么，那官也就什么都不是。我如今调往一个清水衙门，号称副主席，不管人，不管事，也不管钱，自命为三不管主席。不是不想管，是想管没得管。偏偏朋友见面，说你当官了，要请客。我立马就跟他急，杏眼圆睁，老拳相向，吓得朋友拔腿就跑。

在单位里虽然三不管，回到家里，打开电脑，所写却多为实权官员，有管人的，有管事的，也有管钱的。《裸体工资》里的官员就是管钱的。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十多年的时间里，天天跟管钱的官员打交道，写这方面的小说，手到便拿。

只是《裸体工资》四个字有些扎眼。这是五年前发表的中篇小说，曾被不少选刊和畅销版本转载，至今还有报刊在连载，算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好多读过这个小说的读者都没法忘记这个篇名，连同里面的人物和细节。我也敝帚自珍，觉得这个名字有些意思，又容易记住，也就不顾它扎不扎眼，拿来做了这本小说的书名。

本来裸体是因人而言的。比如有人提倡裸睡，说有益于睡眠和健康。有人喜欢裸舞，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和门票。有人乐于裸奔，容易



产生轰动效应。据说有些地方时兴裸聚，需聚一起谈交易，不上宾馆酒楼，上澡堂子，像丘吉尔泡在浴缸里接待罗斯福一样，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对方。背后的原因却是怕对方穿了衣服，身上藏着录音机和针孔摄像头，裸聚可让双方坦诚相见，不用彼此提防。

但工资不是人，为什么也要裸体呢？

大家知道，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构成有些复杂，除了工资表上的基本工资，如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之外，还可按政策规定，另外造册领取工资补贴和生活费、出勤费、误餐费等待遇。工资表上的基本工资是铁定的，政府再穷，也要想方设法发给职工，至于另外造册的待遇，政府有钱就发，确实没钱，发不出也就不发。中西部经济不发达，不少地市以下政府都比较穷，能发出基本工资已属不错，别的待遇享受不上，早就习以为常，未见谁拿着状子上过法庭。大家便幽默地将这种基本工资叫做裸体工资，也有叫赤膊工资，甚至排骨工资的。大凡人一穷，想象就丰富，富人一般是不太有文学细胞的。

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刚才说的地区差异。几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几乎是投资经济，有投资就有经济，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哪个地方国家的投资和项目多，哪个地方的经济就上得去，地方政府口袋里就有钱，否则只有受穷。政府再穷，可该有的和不该有的机构，有编制的或没编制的人员，却一个不能少。这样一来，吃皇粮的人就多，政府自然不堪重负。我在长篇小说《位置》里用四个字来概括国情——人多钱少，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有人说，中国生产不发达，经济不发达，科学不发达，事业不发达，唯有政府机构发达。机构发达的标志是公职人员多。本来公职人员的配备，应该是因事设岗，以岗定人，我们却反着来，因人设岗，以岗生事。随便跑到哪个单位去，除了业务部门，还有不少综合部门，什么文秘档案、政策研究、财务后勤、政工宣传、纪检监督、工会老干、青年妇女，都设有专门机构。机构是由人组成的，正副处长一伙，正副科长一群，还不够，还得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一帮，外加普通科员若干，少了谁，都让人难受。

想起英国人诺斯古德·帕金森的庸官理论，说庸官有三条出路：第一条是让位，让能人上，只是让了位，却什么都让了出去，谁都不会这么

傻。第二条是请个能人协助自己,这容易被能人取而代之,没谁愿意冒这个风险。最后只能找两个或多个比自己水平更低的庸人当副手,自己稳坐在位置上发号施令。平庸的副手干不了事,也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几个更加平庸的副手。依此层层重叠下去,庞大的庸官集团和臃肿机构于是形成。

这个帕氏理论多少有些道理,却说得过于直白,显得没文化品位,没谁爱听。还是咱中国人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既含蓄又有文化,听着舒服。所以随便跑到哪个单位,不论级别高低,不论机构大小,一个一把手,一般都会配三个副手,加在一起正好四个好汉。四个好汉坐到处,只有半桌,喝酒还得另外找人,的确麻烦,于是配上纪检组长、机关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外加总经济师(不好叫总经济师的,便叫总会计师或总审计师、总政工师之类),四个加四个,正好八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弄权的弄权,弄钱的弄钱,实在没权也没钱可弄,就弄是非,反正不能闲着。这是一线和前台的领导,还有二线和提前离岗休息的原领导或准领导,什么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调研员,助理调研员,又是一大帮,都是组织上下了红头文件的。

下几个红头文件,也就花些打印费,成本不高,到底如今的乌纱帽既不用纱缝,也不拿麻织。问题是乌纱帽得有脑袋撑着,有多少乌纱帽,必须找出多少脑袋。脑袋都有后脑勺,伸手在那里一拍,拍出来的不是大政方针,就是英明决策;不是最新精神,就是重要指示;不是管理措施,就是收费项目。脑袋两边有耳朵,耳朵不仅要听汇报,听表扬,听领导招呼,还得听有偿电话,听付费手机。脑袋前面有眼睛,眼睛除了出门看天色,进屋看脸色,还要看风景,国内的风景看厌,还得看外国风景。脑袋下面还有张嘴巴,嘴巴要作报告,要发指示,还得抽好烟,喝美酒,并佐以山珍海味。

因果关系由此产生:乌纱帽多,脑袋就多。脑袋总得琢磨些什么,不琢磨人,就琢磨事,或琢磨钱,管人的官,管事的官,管钱的官应运而生,层出不穷。管人的时候,唯恐人少,人越多越有权威。管事的时候,只恨事小,事大才能出大政绩。管钱的时候,最怕钱不够,没有钱便没有可钻的地方,那钱眼可比美女靓妹的媚眼还勾人。官来人,人来事,事得来了钱才好办,而天上下雪下雨,从来不下钱,得靠纳税人一角一块往上交。

都想当官，都想吃皇粮，唯独不想当纳税人和孙子，这样花钱的多，送钱的少，工资就这么裸体起来。

工资也裸体，实在不是什么好事，仅仅成全了我的小说。这样的小说读者喜欢，我捂着嘴巴偷着乐。可乐得几回，不知怎么的，竟渐渐乐不起来了。于是趁这本小说出版之机，写了这么个序言。

裸體工資



釋體工資



官
帽

>>

方宏达带了宣传站李支农一伙人，乘着彩旗飘飘喇叭高挂的计划生育宣传车，在大街小巷里声势浩荡地转了一天，直到下午快五点的时候，才回到市计生委办公大楼前。方宏达现为楚南市计生委主持全面工作的第一副主任。如果不出意外，这一回他大名前边的副字，该被删去了。

车子才停稳，方宏达就跟正在车上清点仪器和材料的李支农几个人打声招呼，下车进了办公楼。估计市委那边的常委会也快开完了，过一会儿就会有消息传到方宏达这里来，他是怕万一到时自己的手机信号不畅，觉得还是办公室里的电话靠得住。分管计生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周时势昨天就透了一个口风，方宏达副转正的材料已在组织部部务会上获得通过，并报到了常委，今天下午的常委会主要研究人事，开完会周时势就会把结果告诉他。

上到三楼，正要进自己的办公室，斜对面另一间副主任办公室的门开了，只见张思仁夹了个公文包，拉着门把，低头从里面退出来。同是副主任，但张思仁的名字一直排在方宏达的后面。他原是计划统计科的科长，是方宏达调进计生委的第二年提的副主任，在推荐张思仁的委党组会上，方宏达还投过他的赞成票。

张思仁是在关上门转过身来的时候看到方宏达的，他满脸堆笑地说，方主任你回来啦？方宏达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忽然想起一事，就说，杨青玉跟我说了几次了，他们科里已将全市各县乡计生工作目标管理考核情况统计好了，想早点到委务会上过一下，把名次排出来，这两天如果有空，我们碰个头吧。

杨青玉是计生委里的女能人，现任计划统计科科长。计划统计科负责全市计生工作规划和各部门各县乡计生工作情况的汇总统计，根据他们汇总统计的指数排出的名次，直接标志着各县乡计生工作的好坏和县乡主要领导政绩的优劣，县乡非常看重，因此一到年头岁尾，上市计生委找计划统计科和委领导据理力争的，大吵大闹的，送礼说情的便络绎不绝。这既是计生工作一种权力的象征，也是计生委大小头头们颇感头疼的事，委领导对此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必须多次开会研究讨论，定出最佳方案，力求排的名次准确公平和合理，尽量少点儿意见和麻烦。由于计



划统计工作在委里举足轻重，计划统计科按惯例一直归一把手亲自分管。去年市政府领导班子微调，市计生委主任升任市政府秘书长，由方宏达这个二把手主持计生委全面工作，他也就顺理成章接管了计划统计科工作。

因此现在方宏达说要碰个头，研究一下他分管的计划统计工作，张思仁自然没什么可说的，他当即表态说，办公大楼的基建暂告一个段落，这几天我也还有些空，方主任你说声什么时候碰头，我召之即来。

方宏达觉得张思仁的态度还诚恳，说，好吧，定了具体时间再通知你。转身准备进办公室。不经意瞥见张思仁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方宏达脚下的步子便不自觉地泥了一下。他觉得张思仁脸上的笑跟以往不太相同，有些让人琢磨不定的味道。

进得办公室，倒杯热茶饮上一口，方宏达便斜斜地躺进办公桌前的高背大沙发里。

方宏达主持委里全面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他当然想在自己主持工作期间，楚南市的计划生育工作不出至少也要少出问题，所以像刚才说的统计排名的事，他必得用点儿心才是。方宏达不会忘记年初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期间，市委书记郭东南给他的鼓励。楚南市因为上年计生工作成绩突出，那次会议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拿了红旗，得了二十多万元奖金，郭东南上台从省委书记手上接过红旗时，感到很有面子，下台后就在方宏达肩上拍了两下，然后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说道，宏达啊，你主持计生委工作期间，干得的确不错，组织上是会记得你的。方宏达想，现在到了研究人事的关键时刻，郭书记该不会忘了自己的话吧。

方宏达十多年前曾是楚南市三中的老师，教学上吃得苦，又肯钻研，还时有教学论文在刊物上发表，不久就在全市教育系统有了一点儿小名气，被教育局推上副校长的宝座。其时恰逢市里公开招聘副处级干部，方宏达抱着试试看想法进了考场，不想竟考了个全市第一名，接下来的面试和考核也不错，就被选拔到下面县里做了副县长。那是一个山区县，县里的老百姓甚至县委机关里的干部都还抱着子多福多的旧观念不肯放，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没哪个领导想管这事，方宏达一去，时任县委书记的周时势就把这一摊子交给了他。方宏达并不懂计划生育工作，好在他吃得苦，天天带着计生委的人往下面跑，摸情况搞调

查,渐渐就摸到了一些门道,很快扭转了该县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后局面,年底市里给县区计划生育工作排队时,方宏达那个县破天荒跃至前三名,第一次成了红旗单位。接着该县又连续得了两年红旗。不久周时势调任市委副书记,分管计生工作,就建议常委将方宏达调回市里,做了市计生委副主任,想等时机成熟后让他接任主任位置。只是先进庙的和尚为老大,开始方宏达的名字一直排在别的副主任后面,后来计生委几番人事变动,主任副主任或调离或升迁,方宏达的名字才慢慢挪到前边,去年主任升任市政府秘书长后,他这个第一副主任也就顺理成章主持了计生委全面工作。也是方宏达运气不错,外加他工作也努力,一主持工作就拿到全省计生工作红旗,赢得郭东南的信任,又有周时势在后面撑着,这次扶正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么浮想着的时候,方宏达不免暗自兴奋起来。他瞧了瞧窗外不远处计生委那座由张思仁主管负责,建设了三年多才封顶的办公楼,又喝了一口已经变温的茶水,伸手在有些发热的两腮上搓了搓,好像要平抑一下内心的激动似的。最后方宏达的眼光落回到眼前的办公桌上。这是一张深赭色的红木老板桌,宽阔的桌面上一尘不染,一只白色电话机静静地卧着,像一只乖乖地期待着主人青睐和爱抚的小猫。方宏达的心头不觉生出一份焦虑,心想这只电话怎么哑巴一样还不响起来呢?方宏达甚至把话筒拿到耳边听了听,里面的信号清楚得很,这才放心地把话筒又放了回去。

过一阵子,方宏达又不安起来,担心周时势忘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忘了电话号码,还有手机号码呀,他总不会把两个号码一齐忘掉吧?方宏达又从腰上把手机拿出来检查了一下,信号有四格,电池也是昨晚特意充好的,都没问题,这才放心地摆到了桌上。有了双保险就误不了事。

又过去了一个世纪,电话才突然响了起来。这一下方宏达相反不急了,目光停在震动着的电话机上,好一会儿没伸出手去。方宏达曾列席过几次有计划生育工作议题的常委扩大会议,每次都要超时,方宏达想今天的常委会大概也不会散得太早。那么该会是谁呢?方宏达满脑子装的是常委会,一时也想不出这个时候还会有谁给他来电话。

不想还偏偏是周时势打来的。

周时势说,方宏达吧?我就估计你还没下班。方宏达没法掩饰内心



的急切，赶紧说，周书记研究得怎么样了？周时势说，咳，每次常委会议题都排得满满的，尤其是牵涉到人事，大家意见不好统一，拖的时间更长，你看研究了一下午，还没研究到你的头上来呢。

方宏达的一口气就堵在胸前，着急地问道，我的事就这么搁下了？周时势说，晚上八点还要继续开会。方宏达说，那晚上我再听您的电话？周时势说，行行，晚上开完会后我给你家里打电话，你等着。

二

晚上吃了饭，方宏达哪里也不去，守在电话机旁死等，虽然他很清楚常委会没过十二点是根本不可能结束的。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小，生怕接电话时听不清楚。之间有人打了两个电话进来。平时哪怕电话机响得散了架，方宏达也难得去拿电话机，常常是夫人侯玉秀和儿子去接电话。可今天晚上电话铃一响，方宏达就仿佛猫突然发现了老鼠一样猛地蹦过去，把话筒牢牢抓在手上。周时势当然不会这么早就来电话，都是侯玉秀单位同事打来的，找她说些单位的烂事。方宏达就有些烦，说侯玉秀道，你单位的人也是，有什么事不到单位里去说，打什么电话啰？侯玉秀反驳道，人家打来的电话，又不要你出电话费，你着什么急？

后来正在读高一的儿子打电话问同学题目，由于多说了几句，方宏达也在一边大发雷霆，吓得儿子舌头伸得老长，忙扔掉话筒，躲进房里。侯玉秀心疼儿子，也看不惯方宏达的作派，咬着牙骂道，你看你急的，一副官迷嘴脸！九点都还没到，人家的常委会才开始呢，就怕你那狗屁主任当不上了？

侯玉秀的话音还没落，有人敲响了房门。方宏达心里老大不高兴，嘀咕道，今晚到底是出了什么鬼？想安安静静坐一会儿，不是电话乱响，就是有人敲门。走过去趴在猫眼上瞄了瞄，认出是河口县计生委的邓主任，这才把门打开。

邓主任边进屋边说，方主任您好像是专门在家里等我的，我还怕您不在家呢。方宏达有些不快，心里想，你好大面子，我要专门在家里等着你。嘴上却说，邓主任大驾光临，我敢不老老实实守在家里吗？

说着就去关门，不想后面又蹿出一个人来，一看是邓主任手下的计划统计股袁股长，手上还提着两个麻袋。方宏达暗想，不是两袋木炭吧，

这样就惨了，现在城里早用上了管道煤气，冬天烤火也烧的是电，谁还用木炭？不过方宏达很清楚，现在搞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常常上蹿下跳，跑关系，跑领导，都贼精贼精一个，邓主任才不会这么不开窍呢。

果然袁股长将两个麻袋弄进厨房后，就听他给跟进去的侯玉秀交代，一只麻袋里是四只土鸡，得把鸡扯出来，不然会捂死，这鸡是乡下老百姓喂的吃野食长大的，没吃过一粒激素；另一只麻袋里也是从乡下收集来的干笋和腊肉，叫做绿色食品，城里没有的。

方宏达不去管厨房里的事，陪邓主任说话。方宏达当然知道邓主任的来意。前不久全市计生工作目标管理考核检查，河口县好几项指标都没达标，县委县政府急得不得了，当着方宏达带的检查组的面，狠狠地批评了县计生委邓主任一通，当时方宏达就知道，邓主任迟早会上来说情的。

方宏达这么思忖着，便听邓主任试探着问道，方主任最近忙不？还没给县乡排队吧？方宏达说，河口有两个乡镇还不错，名次可能会往前靠一点，至于河口县恐怕不可能排到前面去哟。邓主任很有自知之明地说，这我知道，今年河口县是没资格进入红旗单位了，但方主任也要考虑河口县的特殊困难，至少先进单位还是给搞一个吧？如果红旗先进都不沾点边儿，那我就惨了。

邓主任说的红旗和先进，外人是听不出什么区别的，这是计生部门的行话。每年的考核检查完毕后，市里都要按县区和乡镇两个口径排名，排在前三名的县区或乡镇属于红旗单位，发锦旗，给重奖；三名之后也要给个先进单位，发奖状，给一定奖金；只有最后两到三名，什么也不是，既无奖金也无锦旗和奖状。排完名后，要召开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大会，全市各县乡主要领导都来参加，由市委书记市长亲自给县区委书记县区长和乡镇领导颁奖。计划生育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能得红旗当然很荣耀，得不到红旗能做先进也高兴，如果什么也得不到，就等于是惩罚了，脸上便很不光彩。所以每年为争红旗和保先进，一到要排名的时候，县乡计生部门甚至主要领导就会纷纷出动，来找市计生委或分管计生工作的市领导说情，搞得市计生委车水马龙，相关人员家里很是热闹。

这天晚上方宏达也是心里挂着周时势的电话，不愿跟邓主任久磨，



强调了几句客观困难后，就答应尽量争取将河口县往先进这一档上靠。见方宏达松了口气，邓主任的目的就达到了，于是喊上袁股长，出了门。方宏达只送到门口，望着他们转过楼角，便关上门，回到电话机旁。就瞥见邓主任坐过的沙发上放着一个信封，方宏达就在心里无声地说，这个邓主任，事情做得真老道。

过一阵子，侯玉秀和儿子便各自睡下，把方宏达一个人留在客厅里。只有电视还开着，方宏达拿起遥控器，叭一声就把它关掉了。

客厅里突然安静下来，墙上的石英钟响得格外清脆。方宏达抬头一瞧，已经到快十一点了。心想这个常委会至少还得开上个把小时，他实在没法再这么熬下去，就揣上手机出了家门。楼下有摆出租摩托的，便爬上一部摩托，三分钟不到，飙到了市委大院。抬头一望，市委办公大楼三楼的常委会议室灯火通明，方宏达就知道常委会开得正热烈，说不准此时就在研究自己的事呢。

头上的副字戴了多年了，自己要能力有能力，要政绩有政绩，主持计生委工作期间事事不在人后，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常委们心中个个都很清楚，那么今晚去掉副字，修成正果，应该不在话下。可方宏达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他在官场混得久了，知道如今的官帽一定要戴到了头上，才算得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这么一想，方宏达全身都收紧了。不自觉地在身上摸摸，掏出一包烟来，点上一支。边抽边在地上徘徊起来，巴望三楼的常委会快点结束，也好早知结果，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下去。

也许是方宏达嘴上的烟头闪着火花，正在远处巡视的几个保安便向他走了过来。近一段时间，市委大院里已经有好几位妇女的耳环和项链被抢，搞得大院里的干部群众心惊胆颤，意见都提到了市委书记郭东南那里，说连市委大院都没有一个安全的角落，共产党还怎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郭东南于是责令市委办，立即到保安公司请来十多个保安队员，昼夜巡逻，绝不让劫案再度发生。

保安人员也不认得方宏达是谁，围住他就是一番盘问，要他拿身份证出来看看。方宏达就是楚南市人，平时也没几个不认识的，身上揣个身份证，不是放屁脱裤么？他当然拿不出身份证，便向保安解释说自己是计生委副主任，到大院里来办点事。保安人员横竖不信，说这里又没

有计生对象，何况深夜十二点多了，办事也没谁选这么个时候来办。一边说一边来扯方宏达，要他到保安值班室走一趟。

正在急处，市委大楼前的大门晃了一下，有人走了出来。方宏达就忙对保安说，喊住那个人，他肯定认识我。

这一招还真管用，有个保安就走过去，问那人认不认得方宏达。那是常委值班室的秘书，还真认识方宏达，跟保安一说，保安这才放了人，到别处巡逻去了。方宏达给那秘书递上一支烟，感谢他救了急。秘书说，方主任这个时候还在这里？方宏达掩饰道，一个朋友约打麻将，刚散的火，不想被保安逮住了。

“这些保安蛮负责的。”那秘书笑笑，问道，手气怎么样？方宏达说，还行吧，赢了三百多元。秘书说，行呀，比我们值一个晚上的班拿二十元值班费强多了，有空请客哟。方宏达忙说，请客请客，你定个时间。秘书说，改日吧，今晚还有点事，失陪了。方宏达说，你忙去吧，我撒泡尿就走。还一边装着个要撒尿的样子，往旁边的塔松走去，一边说，在这里撒泡尿，保安不会来抓吧？秘书笑道，当然不会，撒泡尿不影响社会治安。

本来方宏达这是做给秘书瞧的，免得人家见他老待在这里不走起猜疑。谁知到了树下，还真的有了尿意，原来今晚一心牵挂着常委会，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想起松裤头了。于是飞流直下，一泄千里。痛痛快快地撒完，又摇头摆尾连打两个尿颤，这才缓过劲来。

再回首，三楼常委会灯光已熄，接着大楼门口就有了人影。

方宏达忙往一旁的塔松下一躲，鼓着双眼紧紧盯着那道大门，那样子就像电影里的侦察兵。就发现最先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书记郭东南，接着是市委副书记市长何向前，分管党群副书记钟守春，管意识形态和计生工作的副书记周时势，以下便是纪委书记，常务副市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等等，官场中人一看就明白，这跟常委排名的先后次序完全相符，仿佛他们是走向万人大会的主席台，而不是面对空无一人的茫茫夜色。

方宏达知道，领导们这么依次往外走时，也许并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有秘书在一旁安排和引导，而是因为他们各种场合都遵循着这个秩序，习惯成为自然，无论在什么时候，每人的行为自觉不自觉受到了这个秩序的规范。